

● 雨城 著

# 天黑了該上路了




天黑了  
该上路了

IT'S DARK, LET'S GO

雨城 著

WRITTEN BY YU CHENG



# 目 录 MULU

---

- 洪高梅……………〔 1 〕
- 飞 机……………〔 26 〕
- 洪高梅霭……………〔 70 〕
- 小 城……………〔 79 〕
- 自 焚……………〔 111 〕
- 天黑了，该上路了……………〔 153 〕
- 潮 湿……………〔 198 〕
- 兔入入兔……………〔 214 〕
- 小城吟……………〔 222 〕
- 落寞的金镯子……………〔 255 〕
- 陈官庄……………〔 270 〕
- 父亲，那很衰老……………〔 283 〕
- 农 村……………〔 300 〕
- 小说二题……………〔 315 〕
- ▲结束时的语言……………〔 325 〕

## 洪高梅\*

我喝茶的时候看到苏中某地区新编的一本地方志，对其中提到的一次错综复杂的告发与消灭颇觉惊诧。在秋雨制造的泥泞里我下乡找到了抗战时期新四军抗日政权徐山区的吴区长，但吴区长吴老不仅口齿不清而且所叙述的史实使我陷入更深的迷惑之中，最后他索性带我来到我的老家洪高梅庄以南约五里的一片长大的桑树林，他请我看的是立于不同时期的几块既残缺不全评价又截然相反的石碑。后来我干脆在老家住了一个月，徐山地区或洪高梅庄1943年春也即民国32年昭和17年冬春的故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当时秀伯爸是在窝窝囊囊的春天即将从天而降的那一个冬末的夜晚上路的，他想起区上有人叫他。是不是区长，他心里并不明白。当时秀伯娘睡得绝对很死，她对丈夫在外面到底干些什么心中不甚了然，但每月初八可以从丈夫的布褂里摸到两张新崭崭的“抗币”。那时丈夫倒在破席上酣然睡去，秀伯娘把这两张相当于五斗米的票子收起来时，她的疑惑就被喜悦所替代了。

那个时候天空中异常潮湿，湿气在万千的桑树枝上凝结到一定量时，就从细细的高处纵然往下一滑，并且往往在一个枝

\*原载《钟山》90年第4期

条的弯曲处坠入树根周围黑红色的泥土中，潮了一个小圆。秀伯爸出门时陈年的薄门板在门臼中发出一声尖锐的异响，其时村中贫困的财主下种家的阁楼上的一盏煤油灯在红巾的遮掩下已先期亮了好长时间了。下种抬头看时，只见曾与他同学的学因小婆子浑身通黄，火苗就在她的肚脐那儿跳跃。

下种在下床前忍不住用粗短的小手在小婆子的大腿之间很枯燥地抚摸了一下。然后跳下床，就从枕头底下抽出一枝驳壳枪歪歪斜斜地下了阁楼。在他的这座小得出奇的院子中，他仿佛看到秀伯爸打短工时所留下的好几个影子，并且传来汗味，洪高梅庄上谁都知道，下种与秀伯爸的关系。从他们二人的对视中，上梁与好几个乡亲一起看出了他们惊人的相似之处。

洪高梅庄八百户乡亲全都把村东的秀伯爸的祖母洪老太当作洪秀全第十三个妹妹残存下来的独女。因为每年春分祭谷神的时候，有人看见在洪老太家正堂的一堵墙上有一个斗大的“洪”字。而且洪老太一年四季在头上扎一圈黄头巾，身上黑红二色相镶，十分讲究。老太太总是躺在一张稀烂的竹椅上骂人，一屋子四十三位子孙都不能幸免。秀伯爸那晚出门时，还默默地向老太居住的屋子点了一次头，然后第一脚就踏中一滩狗屎。

这时候北边徐山曾经放了一炮，那是子夜的采石炮，通常情况下，六百名矿工将在天明以后把子夜以来崩塌的大理石清理出来，然后在江边的加工场打磨成一米见方的石料，由日本人的小火轮拖出上海吴淞口，运到日本，一年后天皇陛下所倡导的一座完全由大理石构筑的纪念行宫将在京都落成。届时，日本国效忠天皇阵亡将士的亡灵将齐聚行宫内，陪伴天皇陛下彳亍而行。于是是在1942年的春天，一个大队的日本人开到了徐山隆德石矿。矿长一枪被太平洋大队长击毙，人头就挂在徐镇。并

且示众到徐山区最大的庄子——洪高梅庄。那时，人头已经象一只干瘪了的皮肚了。

一张告示贴在村子中央下种家大院的白灰墙上：

### 告 示

徐镇区及洪高梅庄广大人民：

兹因大日本国亟需重新开发隆德石矿，以支援圣战。限原隆德石矿全体职员及工友于民国三十一年四月一日前到矿上工。届时按花名册点照，违者严惩不贷。

另：隆德矿原矿长国民党员张中山对抗皇军命令、企图焚毁机房，现被处决，示众三天，以儆效尤。

此布

大日本华中派遣军第九十七混成旅第十七大队司令部

民国三十一年二月(昭和16年2月)

张中山系下种的远房堂侄，年龄居然长下种八岁。1921年在县城读高中的下种突然看见家中的佃农上梁出现在教室门口，手上拿着烧去一只角的信封，从此他失去了勤俭啬刻的父亲，一百多亩瘦田以及五万多光洋的家产全由这下种家族唯一的男子来继承。一年以后这位少东家掏出两万七千光洋交由英国归来的张中山，复兴大明留下的徐山露天石矿。仅洪高梅庄就有六百名青壮年农民扔下下种家的瘦田从此投入到产业工人的大军中去。洪高梅庄明代矿工的后裔们含着感恩的泪，去矿上挣光洋来养活苟延残喘的洪高梅庄。那时洪高梅庄香火四起，夜夜见到红香头在游弋，下种家上下几十号男女焚香的出发点与村民的出发点截然不同：他们祈求祖宗显灵惩罚弃农济工的忤逆子孙下种，并且把下种的模拟像——小面人儿长时间地

捺在铜面盆中，直到“下种”化为一泓白沫浮出水面为止。

张中山的人头，使好几个小伙子黄昏的时候站在泥泞的街当中发酒疯，数青蛙把胸拍得最紫红。但是区公所的三个二狗子分别朝天放了两批计五枪以后，连青蛙也只好拍拍衣服闪到一个山羊圈后头去了。有一些人对鬼子要复矿忧喜参半：当年国军撤退炸毁了两个机房中的一个（有一个机房因炸药失灵而保存下来）使这些人大骂国军断子绝孙。但鬼子的厉害又使这些人从南京屠城后逃出来的人那里产生了禽兽感。哪怕是有一小队和平的日本人扛着枪从村边上和平地唱着歌儿走过，最丑的瘟丫头也急速地用鞋底往脸上乱涂一气。

洪高梅庄的大部分原隆德工友还是都在42年夏天到来之前去矿上上班了，后来。

## 下五

第六回 二 火十上军指新十武程军登通中事本目火

（共五回）第二十一至三十三回

北来的江风以及北方的气味都被墙一般的徐山隔离于该山的山脚之下，在那儿使江水发出冷冽的哗啦声。而且由于寒冷在那一边会聚，山南的农民矿工就有了不少温暖的机会。日本人为六百矿工搭建了七排滚地龙一样的工棚，矿上负责为农民们提供一顿晚饭，因此，六百矿工又必须睡在矿上，京都方面的精神行宫据说也是日夜开工。而冬天里的一切都已发生了变化，手执三八大盖的日本兵的胡须日渐见长，军衣日渐露出日本人的那些肉。并且军饷也有两个月拖欠不发了。

那一天有一记山炮从山上滚下来一下子就爆去了两个鬼子的大腿。其中一名失血过多，在医务室嚎叫到半夜终于死去。第二天清晨，一小队年轻的日本兵在枪拐上扯上破烂的白衬衫往山顶上猛冲，远远看去徐山上有一小溜骚动的树叶摇曳与烟

尘动荡荡。然后那些人就盘腿坐在镇山塔下一直坐到天黑（据说死去的那孩子才十六岁，而且有一个两岁的妹妹）。

秀伯爸是在洪老太的驱使下带着双重的使命到了矿山的滚地龙，他让一个矿工把一柱红土色的生香交给太平洋大队长，代表洪高梅庄最享有威望的洪老太向一个日本年轻人无端失去了生命表示哀悼。洪老太的眼泪从不轻流，洪小狗报告了徐山上的死讯，洪老太一听到“死”字这个音的前半部分，上嘴唇就深深一抽，眼泪首先从一只眼脸下滚落了一组。这一组水滴正好落在长孙秀伯爸的视野之中，秀伯爸厌恶地扭过脸去，低低哼了一声。

也就在那天深夜区上的武工队长蚩尤带着几个人，腰眼里别着暗淡的短枪进了洪家门楼，只叫一声“干爸爸”，洪老太就一直忙到天明送蚩尤出门，狗在村西的坟地里的嘟囔声也正好传来。

洪老太撑在门口发呆，那时蚩尤的队伍已经离去一小会儿。下种正好从徐山方向回来，两眼肉泡泡的，鼻尖上正往外渗着细密的汗粒。他没雇人用独轮车推他行走，他从来都是脚走或骑一辆已经很陈旧的德国自行车。一旦骑车，上梁便不是现在这样跟在他的后头，就是象一把叉衣服的叉子一样叉在他的衣包架上。

“干爸爸。”下种叫道。

洪老太一笑。下种随即就到洪家门楼内很贴心地转了一圈，尔后上梁已经找到了水桶与扁担，在下种走了以后吱吱嘎嘎地担起水来。

当时河面的霜雾正象人们揭去锅盖那样向四周的田野里飘去。在几声麻雀的叫唤中，上梁看到下种的大女儿蛋正在河边捶衣服，他扔下扁担与她在一堆潮漉漉的干草堆边只用半袋



烟的功夫就做了一次事。因为子蛋首先问他从镇上带回来什么，上梁就掏出那玩意说：“一块光洋一斤的香肠”。于是子蛋丹凤眼前的香肠就格外红润可口，她揪住他的那个就很作弄上梁地往草堆中一滚。

几分钟后子蛋仍捶衣服，上梁嗯呀嗯呀一趟趟往洪老太家担水，连看也不想看子蛋一眼。这仅仅相当于子蛋与上梁生活中的一碗早饭与中饭之间的麦屑粥。

而随着村东村西村南村中雄鸡的一片吵闹声，秀伯娘已经坐在洪家大门前的土街上放声骂了秀伯爸好一会儿了：就死、断根、绝八代、炮子子等。的确，秀伯爸已有近三个月没有票子进门了，这一段秀伯爸的日夜革命与抗日带来的只是两撮黄中夹黑的烤烟丝。而秀伯爸与其女人并不抽烟，而且就在今天早晨或昨天夜里，那两撮烟还被耗子嚼去了一多半。这就不由得不使长得象一只奶瓜的秀伯娘不来火了。她的大骂中包含了不少影射在其中，洪老太二三四五六其余的五房孙媳妇都明晰地品出了各式各样的滋味。而中心滋味似乎是：她的男人终日奔走全是为洪家二三四五六及其女人子女与广大村民的幸福与解放。但被解放者们居然不能察，而且在前天拴住了洪老太脚下的那只被情欲搞得全庄猫界不宁但可原谅的公猫，因此使耗子得以侵蚀了秀伯爸血汗中的一部分。

三四与五六四个女人起码有两个要跳到街上来与秀伯娘来个二重奏或三重奏，但她们慑于洪老太的威严与歇斯底里般的偏袒，终于只是在各自的房中回敬秀伯娘。洪老太对这样的重奏总是可以较为容忍的。她知道：她们是女人家。

末了，洪老太站在门槛上哼了一声，秀伯娘也就知趣地爬起来回屋去了，与此同时开始担心起秀伯爸来。因为每一次秀伯爸不说什么便出门，回转时往往带着一个或大或小的坏消

息，至少是把脚扭了。

### 三

洪老太对隆德矿的那种情感使她常常挂一漏万，传说她的母亲（也即所说洪秀全第十三妹）曾告诉她同治三年六月天京陷落后她们母女以及三十七个宫女避难徐山，没吃没喝，明代顺裕矿区范围内的观音土使她们活下来。也正是因为消耗了八尺土之后，有几条煤矿巷道坍塌，人们才发现了大理石。说“隆德”这名称亦为洪老太之母钦赐。

洪老太之母确实死于洪老太两岁那时，一切在洪老太的记忆中既模糊又异常神圣。因为她对复隆德矿有着不顾一切唯此为大的人生观，——日本人即使也是洋人，她也在所不惜了。徐山上的炮声时常使她感动得热泪盈眶，感到天也那么蓝，鸟儿飞得那么高。

在1942年冬与1943年春之间，下种在徐山区的活动和各种组织、队伍的活动一样因为鬼子颓势的出现而变得非常活跃。徐山顶上的太阳旗在下种与秀伯爸的眼中都同样显得有气无力。

也就在壬午年腊月八日晚，若大的洪高梅庄西头财主道台家中，下种吸着纸烟，心情焦虑而沉重。今天，洪高梅庄十八个大小财主及富农们都聚在道台家这间陈年失修的旧式楼的二楼。这些洪高梅庄一代贫困的富有者们个个都面色焦黄，精打细算和一律苛刻与省吃俭用的生活使他们显得未老先衰，额上布满繁多的褶皱。他们以上二辈便多为贫农甚至佃农，对田地的欲望使他们过着苟延残喘般的生活。然而他们终于也只是或十几亩或二十亩土地以及两条或三条水牛并十数只数十只山羊的

占有者。

荤膻的羊肉味在道台乌黑的二楼堂屋中四处飘散，财主与富农们纷纷吃得热火朝天，他们没有理会道台婆在一旁痛心疾首的种种表演。这一顿确实将吃去她家两匹最大的羊后座。

但是既然是洪高梅庄历史上空前规模的买卖交易，并且从今天晚上起，占居本庄首富宝座三辈近百年的下种家将宣告退位。所以，其他细节应是可以违拗洪高梅庄财、富界吝啬法则的。

堂屋中品字形摆开的三张大桌上各有一盏较为明亮的油灯，那些光亮不时映着某一个财主或富农嘴上的油彩闪了一下。有的财主与富农发现别人嘴上的闪光以后，下意识地用袖口抹一下自己的嘴，把抹到的油腻很惬意地再抹到裤子上，膝盖上则往往有一块补丁。

时辰过去了已经好几刻，下种作为一个乡村财主出身的县中高一年级肄业生，与祖宗的土地毕竟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他走到堂屋南侧的窗棂前，透过众多方格中的一格，凝视着与徐山相反方向的茅山地区，心中因为自相矛盾而带来的隐疼是不言而喻的。祖辈留下的血汗家业在自己手中拿去办了矿，结果仅十多年便付之东流，两万七千光洋末了换来的是远房堂侄张中山先生人头落地。洪高梅庄的六百乡亲如今在日本人的刺刀下为日本皇帝采矿，而他自己还被乡人拥举为伪村长。下种仿佛是志在千里，他相信洪高梅庄人乃至整个徐山镇区依靠着绵延百里徐山的大理石以及煤炭会上很美好的生活，从而在一个以贫困、吝啬、怯懦而著称的苏中某广大地区呈现一枝独秀的图景。

在困难的1942年将成为过去，而抗战必胜的1943年来到的时候，从县里传来中央政府某特派员的指示，洪下种同志必须

为即将到来的抗战胜利作出贡献，比如配合忠义救国军等力量武装夺取隆德矿。否则，胜利后，隆德矿将收归国有，下种从此与隆德矿无涉。这也就意味着下种本人的一些年轻的梦将永远化为泡影。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的一个漆黑的桑树丛中，下种向那个向他传递信息的人表示了他倾其全部力量采取一次行动的决心：收复矿山，迎接据说的1943年、1944年、45年的抗战全面胜利，条件是胜利后由他来主持隆德矿。在另一个夜晚同一地点，他从同一个人口中听到中央政府委任他为省政府特派员的口头委任——下种对此觉得多少有些突然。他是在国共宣布第二次合作时，在秀伯爸的劝导下口头加入国民党的，当时他对国民党既不了解也无感觉。秀伯爸说：你是财主，只能加入国民党，况且国共一家，目标只有一个，打鬼子。

他对党派与政治一样从无兴趣，因此他对来人的某些话很快就忘了，只是记住了 he 可以和茅山及阳澄湖地区的一支胡姓的忠义救国军取得联系，采取统一行动。但很快他就听说这支部队在与镇江城的鬼子的一次交火后已元气大伤，仅剩二十几人七条枪。

而秀伯爸最近有几次在村中看到下种总是意味深长地投来一瞥，好象很要跟他讲几句似的。下种心里非常恐惧，隐约感到似乎秀伯爸已经了解了他的秘密。下种知道秀伯爸与蚩尤的那支强悍的武工队有来往并且仿佛同属那一个更为隐密的党派。虽然小时候秀伯爸与蚩尤老在村头为了鸟蛋或洋铁圈之类当着狗群的面打架斗殴，每每以秀伯爸伤痕累累饮恨而逃而告结束。

但是下种在这一个洪高梅庄及徐山地区的历史的关头，毕竟想也没想到利用蚩尤的武装，想也没想到利用秀伯爸作为洪

老太之长孙的崇高威望。他与秀伯爸遇到并对视之后仅仅是大声而激动地寒暄关于节气与农业的内容，然后就各自心怀鬼胎地离开了。

#### 四

道台的二层灰砖楼在头顶着洪字的高梅庄独树一帜，腊月八日是腊八节，全庄都在呷着极为平淡的腊八菜粥，高家的两大钵羊肉眼见得只剩下蒜根了。

财、富们埋头吃肉时，也就是今晚无数僵局中的又一次僵局。十八位财、富们最后的条件是：他们看家护院的汉阳造每户拿出二枝即价值下种家四亩土地。这简直是掠夺。下种提出的是组织自卫团，防止土匪滋扰洪高梅，作为村长（虽然他也同样点头兼任作为新四军暗中的村长）他可以以日本人相要挟，责令地主与富农献出他们从未动用过的枪枝。但他知道，那样会败坏洪老太的名誉，而情愿以土地相易。

油灯的火焰在跳跃，四只壁虎同时埋伏在几个地方准备袭击小知了虫。下种擦了擦鼻尖，他听到楼板下面传来女人打水洗脚的水声。

洋火店的帐房先生作为公证人奉命开始草拟今晚以来第三次似通非通的枪地买卖契书：

契书

上上无下界洪高梅庄上界壬午年政府村长洪下种  
与本庄一十八乡绅为卫本地方治安，保民乐康，作枪  
地易换，经洽商签约如下条款：

甲：高道台、高仁昌、高德根、高礼、高二包、  
高春生、……计一十八乡绅每户计汉阳造快枪二枝，

计三十六颗，都十、九成新。

乙：洪下种有儒里圩洪家百亩早田中沿圩七十二亩。

丙：保乡卫民，乃地方乡绅之职责，洪下种是为再一村之长，愿以七十二亩良田以每二亩一枪之比以田易枪。买卖交易双方均出自愿永无反悔。

丁：本契书交洪、高祠堂验鉴。

戊：本契书一式二份，一焉存乎洪下种，一焉共存乎高道台。……

用项：高道台捐山羊后座二匹、灯油若干，米酒一坛，宣白纸一刀，计八块洋，每二户一块洋，中人费劳诸多，即免。

此契

以洪下种鉴据

中华民国壬午年腊月初八具

买卖双方、公证人 台印 计二十钧  
手印

契书写好以后经历了又一阵子猛吃羊肉的过程，三只新旧程度绝不相同的砂钵终于分别露出钵底的凸形。这七十二亩确实是下种家力量中的最后一丝力量，在百亩中这十八个财东们最清楚河圩上的这七十二亩的重要，抽去这七十二亩就意味着下种家族作为洪高梅倚地为尊的地位从根本上被抽去了最后的也是主要的一支横条。是七十二，而不是七十三，北至河圩南至那口秋天缸边便结满艳红的枸杞的青砖茅缸。多一亩都显得无关紧要。

下种既深知财东们的毒辣，他一心想的又是弃农务矿，让洪高梅人有个新的认识，洪高梅一枝独秀的远景，他的（或曰

祖父辈的)同行们给予他的却是毒辣的支持。

洋火店帐房先生的目光从一盏油灯跃动的火苗尖上穿过落在下种宽阔的后背上，他不知下种心中的委屈与痛苦已经无形中促使他咬破两个拇指中的一个，血象花布一样在他的手上蔓延。完全是祖祖辈辈的田地，而且绝对在年迈昏花的时节再也看不到艳红的枸杞了。

不想多罗嗦的下种，用一只血手在红印泥中一点就很那个的在宣白纸扑面而来的腥味中捺了一下。在总计两次手印中前一个与后一个手印在大小上并不一致，但同样不出色。他收起手印大一些的那一份，揣入怀中，摇摇晃晃地下楼去了。

## 五

风儿轻轻地吹过一些羸弱的枝头，洪老太的那些举世无双的威望源乎她的复杂。洪高梅庄的两个大门在那个凌晨被这个村庄的两位最有希望的人物推开又关上。秀伯爸反复想是不是区长带来了县上的指示，矿上的自卫运动要提前了？如果提前，那是他和四十二名自卫团员都不太情愿的事，因为正月的诱惑已经逼近，即使是最穷的洪高梅人也会吃到几重意味的肉。自初八始，徐镇唯一的澡堂(旅社)已经搬走了被褥，把火烧得极其旺盛，那些男人女人都在柞木板床中洗每年一度的皂荚澡。腊月初八的皂荚澡恰好说明离正月只剩二十一天。

这不是一个适合斗争的季节，连徐镇的狗也这样认为。它们分布于徐镇肮脏的街道或徐山脚下的几堆乱石旁，在太阳下面，睁一只眼闭一眼，懒得出奇。秀伯爸边走边盘算，上梁作自卫团的宣传员是否合适，因为上梁不识字，或者说只知道人天田土米等一十几个字。更主要的是上梁毕竟是终年奔走于下

种家田埂上的佃农，况且他确实在昨天看见下种后面跟着的是上梁，上梁后来给洪老太挑水的步伐较之从前有些凌乱。不过下种一心要收复隆德矿，让洪高梅人背靠矿山一天比一天远离田地，一天超过一天的远大用意，秀伯爸对此非常清楚。问题是谁来掌握洪高梅人日后的好日子。自然，区上已经明确地指出，决不能使矿山落入洪下种的手中，这是一个十分关键而急迫的时刻。虽说秀伯爸对洪下种并无恶感，而且下种曾经对秀伯爸创办的地下“抗小”表示过好感，并且给“抗小”的全体（九个）学生，每人购买了一套识字课本、练习簿、铅笔。那时，秀伯爸默默地接受了，他是在一棵又高又瘦的苦楝树下看着下种离开洪家祠堂的（“抗小”就设在那里，上梁是“抗小”中年龄最大坐在最后一排的学生，在离癸未年正月初一还有二十二天的那一天，上梁确实已经从秀伯爸那里学到了包括“上梁”二字在内的等十几个字）。

区上及县上教育委员会等几条渠道亦都传达下来了一些重要的命令。1943年春亦须在徐山区出现一次抗敌斗争的巨澜。秀伯爸注视上梁这个人的同时在庄中走来走去察言观色，他发现庄上那一群贫困苛刻的财主与富农们有不少可疑之处，后来他听说了枪与地的事。那是在庄西肉店门口听肉店伙计说的，而伙计是听老板说的，老板是在和下种的大女儿子蛋睡觉后听子蛋说的。秀伯爸听到这话后脑袋一哄，身上顿时渗出缕缕汗意。他立即回家，洪老太正坐在渐渐降落的暮色中，她那红黑二色的大夹袄使秀伯爸不寒而栗。洪老太一边嘴角后撇，显得至高无上而且嗜血成性。

秀伯爸走到洪老太面前请过安后，直到把洪老太的脸说得变了色以后才住嘴。洪老太象拂蚊一样企图拂去罩在她的鼻尖上的一个鸡蛋大小的落日余晖，但没有成功，她站起来以后那



一抹余晖正落在她的一个口袋上，于是她和秀伯爸在迅速到来的夜色中出了门。

当洪老太打开村西的洪家祠堂的大门坐在里面喘粗气的时候，秀伯爸已经一脚踢开了下种家羊圈的柳芯门。羊圈内烟雾交加，过了一会秀伯爸才看清羊圈内除了上梁之外就是下种的大女儿子蛋。秀伯爸忍不住忙里偷闲首先看了一眼子蛋使花棉袄也一样隆起的前胸。秀伯爸来不及思考一下他们二人站在那里干什么，或者想干什么便以洪老太和老师这两个名义命令上梁跟他去走一趟。子蛋在他们的身后没敢说什么，她是白白看着他们走的。

上梁一旦在秀伯爸前踏进洪家祠堂，一种庄严感与神圣感已经一并在这个佃农的心中升起，洪老太也早已在一把落满灰尘的红木太师椅上恢复了与秀伯爸谈话之前的神态。与此同时，洪家上溯到洪秀全的妹子本人计几十个青白的牌位摆在地上，因为供桌坏了，修或买的费用正在筹措之中，所以先辈们已经被迫在地上生活了较久一段时间。对此，洪老太是痛心的，但她仍坚持这笔费用只能由她来出。

“说吧，想不想姓洪。”洪老太抬了一下磨损了八十年的眼睑。在洪高梅庄最了不起的姓当然是洪姓，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观察这个“洪”字，人们都会发现吉祥之光在闪烁。

“还是愿意姓梅？”

上梁也许有一天生在一堆稻草上，人家生完了他以后就血滴滴地走了，所以他没来得及获得一个姓。因此他也就在洪高梅庄洪高二姓之间来回忙碌与徘徊，长期以来他反而很为适宜。但是今天，他显然面临一个抉择时刻，洪老太的脸色很不好看。

下种的起义暴动计划因此而暴露了！